

云南简史

【新增订本】

马曜 主编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简史

【新增订本】

马曜 主编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云南简史/马曜主编.—3 版 (新增订本).—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3.1 (2010 重印)

ISBN 978-7-222-06126-2

I. 云… II. 马… III. 云南省—地方史 IV. K29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66698号

责任编辑: 项万和 范可

责任印制: 段金华

装帧设计:  卫照义
shitou816@hotmail.com

书 名	云南简史(新增订本)
作 者	马曜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地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邮 编	650034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6.75
字 数	430 千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3 版 2010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印 刷	云南国防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7-222-06126-2
定 价	68.00 元

目 录

绪 论 云南各民族的源和流	1
第一章 远古和先秦时期的云南	16
第一节 云南的原始社会及其解体	16
第二节 远古和先秦时期云南和内地的联系	19
第三节 庄蹻王滇	20
第二章 秦汉时期的云南	24
第一节 秦开“五尺道”和在云南“置吏”	24
第二节 汉武帝设益州郡和东汉设永昌郡	25
第三节 两汉时期云南各族人民大起义	29
第四节 秦汉时期的云南经济	31
第五节 秦汉时期的云南文化	34
第三章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云南	36
第一节 蜀吴斗争与诸葛亮安定南中	36
第二节 南中大姓和“夷帅”反对晋王朝民族压迫的斗争	42
第三节 南北朝时期的宁州和爨氏的统治	46
第四节 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民族的融合	48
第四章 隋唐时期的云南	51
第一节 隋文帝对云南的经营	51
第二节 南诏的崛起	52
第三节 天宝战争与阁罗凤统一云南地区	55
第四节 异牟寻归唐	58
第五节 南诏的奴隶制经济——佃人制	60
第六节 唐代的云南文化	64

第五章 宋元时期的云南	68
第一节 宋代大理国封建政权	68
第二节 忽必烈平大理和赛典赤治理云南行省的政绩	70
第三节 红巾军和云南各族人民起义	74
第四节 封建农奴制的经济	75
第五节 元代云南的屯田	78
第六节 宋元时期云南的文化	85
第六章 明清时期的云南	92
第一节 明代云南行政机构的建立和“改土设流”	92
第二节 “百夷”思氏集团的兴起与王骥“三征麓川”	96
第三节 大西军和永历王朝	100
第四节 吴三桂在云南的统治	104
第五节 清代鄂尔泰的“改土归流”	107
第六节 清代前期云南各族人民大起义	110
第七节 明代云南的军民屯田和农业生产的发展	116
第八节 明清时期云南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119
第九节 明末清初云南矿冶业中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市民运动的兴起	122
第十节 明清时期的云南文化	125
第七章 古代云南地区与东南亚的关系	130
第一节 远古时期云南地区与东南亚关系的探讨	130
第二节 秦汉时期云南地区与东南亚的关系	133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云南地区与东南亚的关系	137
第四节 唐宋时期云南地区与东南亚的关系	139
第五节 元明清时期云南地区与东南亚的关系	140
第八章 1840~1919年的云南	148
第一节 帝国主义对云南的侵略和各族人民的反帝斗争	148
第二节 19世纪中叶云南各族人民大起义	156
第三节 辛亥革命及其前后云南各地的起义	161
第四节 护国运动	168
第五节 军阀割据和混战中的滇系军阀	176
第六节 护法运动中的驻粤滇军	180
第七节 1840~1919年的云南经济	184

第八节 1840 ~ 1919 年的云南文化	192
第九章 1919 ~ 1949 年的云南	204
第一节 五四运动在云南	204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云南地方组织的建立	209
第三节 “二六政变”前前后后	213
第四节 红军长征对云南人民的革命影响	218
第五节 中国共产党云南地方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224
第六节 云南人民对抗日战争的贡献	228
第七节 蒋介石武力改组云南地方政府	233
第八节 “一二·一”运动	236
第九节 李闻惨案	242
第十节 “七一五”运动	246
第十一节 云南人民的武装斗争	252
第十二节 “九九整肃”与卢汉起义	257
第十三节 解放云南之战	262
第十四节 1919 ~ 1949 年的云南经济	265
第十五节 1919 ~ 1949 年的云南文化	281
第十章 1949 ~ 1956 年的云南	
——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前资本主义诸形态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跨越 ...	294
第一节 各级人民政权建立和国民经济的恢复	294
第二节 云南解放初期的民族工作	296
第三节 云南多种形式的土地改革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跨越	299
第四节 云南的社会主义改造	304
第五节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	309
第十一章 1957 ~ 1978 年的云南	
——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和曲折发展	316
第一节 整风运动与反右派斗争	316
第二节 “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320
第三节 调整恢复发展国民经济	327
第四节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城市“五反运动”	333
第五节 “文化大革命”运动引发社会动乱	335
第六节 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和云南帮派体系	347

第七节 国民经济在动乱中曲折发展	348
------------------------	-----

第十二章 1979 ~ 2005 年的云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全面推进	352
------------------------	-----

第一节 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揭开云南历史新篇章	352
第二节 拨乱反正，全面落实政策	356
第三节 城乡经济体制改革启动	360
第四节 在改革中逐步认识省情	363
第五节 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步伐	368
第六节 群体支柱产业建设	374
第七节 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	381
第八节 云南民族文化发展与民族文化大省建设	385
第九节 构建连接东南亚、南亚的国际大通道	390
第十节 扩大对外开放	393
第十一节 发展振兴云南教育	397
第十二节 稳步推进科技工作	402
第十三节 巩固完善民族区域自治	409
第十四节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412

后 记	418
-----------	-----

增订本后记	419
-------------	-----

新增订本后记	422
--------------	-----

绪论 云南各民族的源和流

云南是中国居住民族最多的一个省。全国现有 55 个少数民族中，人口超过 5000 人的在云南境内有 25 个，此外还有一些尚未识别确定的族体，人口 1200 多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他们是：彝族、白族、哈尼族、壮族、傣族、苗族、傈僳族、回族、拉祜族、佤族、纳西族、瑶族、藏族、景颇族、布朗族、普米族、怒族、阿昌族、德昂族、基诺族、水族、满族、蒙古族、布依族、独龙族、克木人等。其中藏族于唐初进入云南西北部。元、明、清时期，回、普米、蒙古、苗、瑶等民族先后迁来云南各地。其余都是云南境内早期的居民。

从语言系属看，在汉藏语系中，有属于藏缅语族彝语支的彝语、哈尼语、纳西语、傈僳语、拉祜语、基诺语、怒苏语（怒族）、柔若语（怒族）、卡卓语（自称“卡卓”的蒙古族使用的语言）等，属于白语支的白语，属于藏语支的藏语，属于景颇语支的景颇语、阿依语（怒族），属于缅语支的载瓦语（景颇族）、阿昌语，还有属于这个语族而语支尚未确定的独龙语、普米语等；有属壮侗语族壮傣语支的壮语、傣语、布依语，以及水语等；有属于苗瑶语族苗语支的苗语、布努语（瑶族），瑶语支的勉语（瑶族）。南亚语系中有孟高棉语族佤语支的佤语、德昂语，布朗语支的布朗语和克木语。由于支系不同，怒族有 3 种语言，景颇族和瑶族各有两种语言，蒙古族语言原属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语，但在云南的蒙古族已改操彝语。回族、满族操汉语。在上述语系语族中，藏缅语族语言和我国古代氏羌语有渊源关系，分化为以滇僰（西汉）、叟、爨（东汉末至唐初）、白蛮（唐、宋）、僰人、白爨、爨僰、民家（元、明、清）等为主的白语支；以“昆明”（汉、晋）、乌蛮、东爨乌蛮（唐、宋）、罗罗、黑爨、爨蛮（元、明、清）等为主的彝语支；以寻传、峨昌（唐、宋）、山头（元、明、清）等为主的景颇语支和缅语支。壮侗语族源于古代的越（粤）语，分化为僚、越、掸（汉、晋）、金齿、白衣、白夷、僚（唐、宋）、白夷、僰夷、摆夷（傣）、依、沙、仲家（壮）（元、明、清）等为主的壮傣语支。孟高棉语族源于古代云南的濮语，分化为以濮（汉、晋）、朴子蛮（唐、宋）、蒲蛮、哈喇、卡瓦、卡喇、崩龙（元、明、清）等为主的佤语支、布朗语支。这三个语族是古代云南境内最早的语言族属。

少数民族分布地区占云南全省面积的四分之三，主要居住在边疆和腹地的广大山区。如果把斜贯省境的元江作为一条边疆和腹地的自然分界线，江的东北部为云南高原，称为腹地，是汉、彝、白、壮、苗、回、纳西、瑶、蒙古等族的聚居、杂居和散居地区，其中汉、白、壮、回、纳西、蒙古等族多住坝子，彝、瑶

等族多住半山和高山，苗族多住高寒山区，藏、普米等族住于西北部的高原。元江的西南部为边疆各民族聚居区，其北部横断山脉纵谷高山地区居住着傈僳、怒、独龙等族，其南部地势扩展的河谷地区居住着傣、阿昌、德昂等族，山区居住着景颇、布朗、拉祜、佤、哈尼等族。云南省境内这种以汉族占多数的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和梯形分布局面，既反映了几千年来各族劳动人民共同开发和保卫边疆的团结互助关系，又是历史上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长期交织在一起的结果。

云南境内 25 个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尽管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170 万年前的元谋猿人和数十处旧石器遗址表明，在人类的童年时代，云南境内就有原始人群活动。全省 300 余处多种多样的新石器文化，就是自古以来云南居民族属复杂的反映。云南新石器文化既具有地方特点和多民族渊源的特点，又能找出它与中原新石器文化相同的文化因素。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云南各族经历了一个融合与分化交替出现的极其复杂的发展过程。

4000 多年以前，黄河流域的夏族开始进入奴隶社会，商王朝继之而起，号令多方，形成中心势力。这时中国西南辽阔的土地上，活动着羌、卜（《华阳国志·南中志》中的“濮”和楚西南的“濮”，不是同一族体）、越 3 个族群。自殷、周以来，这 3 个族群各自分成许多大小不等的氏族、胞族和部落，并且越来越频繁地参加全国的政治生活。

羌字从人从羊，意为牧羊人，亦称氏羌，分布于从云南北半部经四川西部到陕西、甘肃、青海一带。甲骨卜辞中“羌”字屡见，而“氏羌”连用则较为少见。先秦文献中往往是氏羌连用。秦汉以后多是氏羌分记，西汉有“氏道”（甘肃礼县）、“羌道”^①（甘肃舟曲），可能氏羌已分化为农、牧两种类型的族体。虽然“氏羌”在文献中还时有混用，但秦汉以后，氏羌已分为“氏”和“羌”两个族体。甘肃西南、青海、四川西北以至云南西部和北部，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几条大江的河谷都是古代氏羌人的南下迁徙路线和活动地区。洱海地区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具有华夏文化特征的鼎足。滇池地区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发现有带耳带流陶器，具有中原西北地区新石器文化特点。元谋大墩子和西昌礼州新石器文化与仰韶文化有密切关系。构成华夏族重要组成部分的氏羌系由北而南迁徙也从传说时代历史中反映出来。相传黄帝的幼子玄嚣（青阳）继位，长子昌意从黄河流域南下“降居若水”^②（今雅砻江），娶蜀山氏的姑娘，生了颛顼。虞族、夏族、周族都是他的后裔。彝语称黑为“若”，“若水”就是黑水。雅砻江（诺矣江）、金沙江（泸水）、澜沧江（兰津）、怒江几条大江，都有黑水的意思，当是因古代

^①〔汉〕班固：《汉书·地理志》（中华书局 1962 年版，下同）。

^②〔汉〕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华书局 1959 年版，下同）；《大戴礼记·帝系》。

属于氐羌的藏缅语族诸族群曾居住过这几条江流域而得名。华夏族传说，帝俊的妻子“浴于甘渊”，生了十个儿子^①；又说“尧有子十人”^②。古代云南的“九隆”神话也说：有一妇人在水滨触一沉木，生了十个儿子，沉木化为龙来要儿子，九个儿子都吓跑了，只有最小的一个不怕，骑在龙背上，后来当了王^③。战国时楚国也流传着“水滨之木，得彼小子”^④等和华夏族以龙为图腾的类似神话。而这种幼子继承制，可以追溯到“黄帝长子昌意，德劣不足绍承大位”^⑤而传位于幼子的故事。新中国建立前类似的习俗仍保存于藏缅语族白语支、彝语支和景颇语支的一些民族之中。这种龙图腾和幼子继承制的传说和风俗，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原和云南各族之间的古老联系。

古代史家司马迁、扬雄等都说夏禹是羌人。商朝曾多次镇压羌人的反抗。羌人参加了周武王伐纣之役和周成王的成周之会。从新石器时代起，羌人就沿着横断山脉河谷通道不断南下。战国秦献公时，在秦国势力压迫下，北方又有一部分羌族南下到今大渡河、安宁河流域^⑥，与原来分布在这一带的土著居民相会，经过融合和分化，形成今藏缅语各族。当时川西有所谓“六夷、七羌、九氐”的说法^⑦，其中“六夷”当是土著居民笮夷等族。氐羌族群的一支僰人，分布于今川西南、滇东北以至滇中的平坝地区，成为今白族来源的一部分。

卜即濮人，濮人也参加了周武王伐纣和周成王的成周之会。春秋战国时期，楚国西南（包括今湖南西北部、贵州和云南东部、四川东南部以至江汉流域以西）的许多不同部落称为“百濮”。这部分濮人从其分布地区和族源看，当是汉以后的武陵蛮、五溪蛮，而不是云南西南部属于孟高棉语族的“濮”人。古代把元江称为“仆水”（濮水）^⑧，就是因为它流经“濮”人居住地区而得名。传说卜人曾向商王朝献“短（矩）狗”^⑨，向周王朝献丹砂^⑩。有人认为这些卜人就是云南西部的“濮”人^⑪。直到明、清时期，王朝仍规定顺宁（今凤庆）的蒲蛮（布朗族）

①《山海经·大荒南经》：“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四部丛刊》本，下同）。

②〔秦〕吕不韦：《吕氏春秋·去私》（《四部备要》本，下同）。

③〔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丛书集成》本，下同）；〔宋〕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下同）。

④《楚辞·天问》（《四部丛刊》本，下同）。

⑤〔后魏〕酈道元：《水经注·若水》（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下同）。

⑥〔南朝宋〕范晔：《后汉书·西羌传》。

⑦〔南朝宋〕范晔：《后汉书·西南夷列传》。

⑧〔汉〕班固：《汉书·地理志》载：“贪水首受青蛉，南至邪龙入仆。按：仆，《华阳国志·南中志》作濮，濮水即今元江。朱希祖《云南濮族考》称：“余谓濮族因仆水而得名，不如谓仆水因濮族而得名，犹僰道因僰族而得名也。”

⑨〔晋〕孔晁：《逸周书·商书·伊尹朝献》（《清经解续编》本，下同）。

⑩〔晋〕孔晁：《逸周书·王会解》。

⑪董难：《百濮考》；〔清〕王凤文：《云龙记往》（《云南备征志》本，下同）。

以“矮犬”（短狗）为贡品^①。云南境内属于孟高棉语族的“濮”人主要分布在西南部和南部的山区，与越僚人相错居。后者分布于河谷地带。

越（粤）是古代分布在我国南方的一个族群，称为“百越”。先秦史籍记载着我国南方越人的风俗，有所谓“贯胸”、“离身”、“雕题”、“漆齿”等族向商王朝入贡^②，他们与后来云南境内的“穿胸”、“文身”、“文面”、“黑齿”^③等族有密切关系。周王朝曾命楚成王“镇尔南方夷越之乱”^④。《管子》一书已提到我国东南沿海到四川、贵州、云南等地民族分布，其中巴、牂牁、雕题、黑齿等族^⑤，有的接近云南，有的在云南境内。滇池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贝丘遗址，使用有段有肩石器具有越文化色彩，说明滇池地区虽属西夷，但接近南夷，居民成分复杂，既有氏羌文化，也有古越文化。云南是古代民族走廊，滇池地区是沿横断山脉几条大江南下传播的氏羌文化和沿澜沧江、珠江、红河北上传播的百越文化的接触点。

羌、濮、越3个族群，经过春秋战国500多年中原地区的社会大变革后，陕西和四川的部分氏羌融合于秦人和蜀人，江汉以西的濮人有一部分融合于楚人和巴人。大部分保留自己的特点，成为汉以后的武陵蛮、五溪蛮。东南一带的越（粤）人大部分融合于华夏族。这时，居住在云南境内的部分氏羌和百越，由于距离内地华夏族地区较远，仍各自保持着他们的语言文化上的特点。其中羌、氏、夷后来形成藏缅语族各族，越人则是壮族和傣族的祖先。滇西南的“濮”人则分化为孟高棉语各族。

春秋末到战国时期，云南大部分地区处于“编发左衽，随畜迁徙”^⑥的原始社会，滇西和滇中的平坝地区已出现青铜文化，开始向奴隶制过渡。战国时，云南分别从属于蜀、楚两国。相传最早的蜀王叫作杜宇，生于朱提^⑦（今昭通），“教民务农”，娶朱提梁氏女为妃，“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囿苑”^⑧。其后保子帝“雄长僚、僰”^⑨，控制了滇、川、黔边的僚人、僰人居住地区。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取巴，楚国也从黔中向滇东南地区发展。约在公元前286年，庄蹻率领数千楚国农民起义军到达滇池地区，同当地居民融合，控制了滇东地区。公元前285年，秦

①〔近人〕章太炎：《西南属夷小记》。

②《逸周书·商书·伊尹朝献》。

③〔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宋〕欧阳修：《新唐书·南蛮传》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下同）。

④〔汉〕司马迁：《史记·楚世家》。

⑤〔先秦〕管仲：《管子·霸形》（《图书集成》本，下同）。

⑥〔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

⑦〔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888（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宋本，下同）。

⑧⑨〔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

蜀郡太守“取笮及其江南地”^①，笮在今四川盐源、盐边及云南华坪、永胜、宁蒗一带，其“江南地”当在今云南丽江地区至楚雄州一带，控制了滇西地区。

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了包括今云南在内的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秦代曾修筑从四川通往云南的“五尺道”，并在云南境内设置官吏^②，为西汉普设郡县和移民屯田创造了条件。今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史记》和两《汉书》称为“西南夷”，《三国志》和《华阳国志》称为“南中”。汉、晋时期，居住在这个地区的氏羌、百濮和百越等族群，随着社会的发展，“最初本是亲属部落的一些部落从分散状态中又重新团结为永久的联盟，这样就朝民族[nation]的形成跨出了第一步”^③。这时，西南地区出现了许多新的族名。以滇池为中心，在滇中和滇东北地区有滇、劳浸、靡莫、僰、叟等部落；在滇西地区有嵩、昆明、斯榆、桐师、嵩唐、哀牢等部落；在滇东南和黔西有夜郎、句町、漏卧、且兰等部落；在滇北以及川西南有邛都、徙、笮都、摩沙夷以至川西北和甘肃南部的冉駹、白马等部落。它们有的是族名，有的是地名或“国”名。大体说来，滇池的西北和东北为西南夷的“氏类”，在滇南、滇东南和滇西南的“南域”，多为濮人和越人交错杂居的“闽濮之乡”^④。汉、晋时期，活跃于云南腹地的有居住在平坝“椎髻、耕田、有邑聚”的滇僰、叟、爨（亦称氏僰、氏叟、爨氏）和居住在山区“编发，随畜迁徙”的“昆明诸种”^⑤或“昆明之属”^⑥。

西汉时，滇池地区的主要居民是滇、劳浸、靡莫等“同姓相扶”^⑦的各部落，组成部落联盟，称为“靡莫之属”^⑧，其中以滇为最大。滇部落与其东部的夜郎部落和北部的邛都部落已进入“耕田，有邑聚”^⑨的定居生活。

滇又称滇僰^⑩，意为滇池的僰人。僰是“羌之别种”^⑪，史称“氏僰”（亦作“羌僰”）^⑫，当为氏羌族群中的氏人。氏人接受汉文化较早较多。鱼豢《魏略》称氏人“各自有姓，……善田种，畜养豕、牛、马、驴、骡。……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僰是氏之一种。僰人分布在四川西部的称为“邛僰”或“西

①〔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

②⑦⑧⑨〔汉〕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

③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8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下同）。

④〔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

⑤〔南朝宋〕范晔：《后汉书·西南夷列传》。

⑥〔汉〕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

⑩〔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汉〕班固：《汉书·地理志》。

⑪〔汉〕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集解》引徐广说。

⑫〔汉〕司马迁：《史记·主父偃列传》、〔汉〕班固：《汉书·伍被传·扬雄传》称羌僰，〔汉〕桓宽：《盐铁论·备胡》、〔南朝宋〕范晔《后汉书·杜笃传》称氏僰。

僰”^①，在云南境内的称为“滇僰”，而在滇东北的僰道（今宜宾），则为秦时的“僰侯国”^②所在地。由于封建统治阶级曾大量掠夺当地的僰人为奴，“渐斥徙之”^③，部分与汉人融合，以致汉初的僰道已无僰人了^④。秦汉之际，滇池地区与内地的交通，主要是通过滇东北的僰人居住地区。县“有蛮夷曰道”^⑤。僰道是秦汉通往僰道县以南的云南僰人地区的经营据点。秦、汉修“五尺道”和南夷道，都以僰道为起点，向南延伸，经滇东北直达滇中地区，沿途都有僰人居住。《华阳国志·蜀志》说，从会无县（今会理）渡泸（金沙江）得堂狼县（今会泽、巧家），“故濮人邑也。今有濮人冢。冢不闭户，其穴多有碧珠”。“濮古读如僰”，《史记》、《汉书》所称的“滇僰”，在《华阳国志》中作“滇濮”，濮当作僰。“濮人冢”当即在云南姚安、祥云和四川西昌地区的大石墓，墓中有绿松石和玉珠，与《华阳国志》所记符合^⑥。古代羌人尚火葬。而氏人则兼穴葬。川西岷江上游和云南德钦永芝、永仁菜园子等地的石板墓，也当是氏人墓葬。僰字从人，被称为“夷中最仁，有人道，故字从人”^⑦，应理解为他们吸收了较多的汉文化。西汉末年，朱提（今昭通）的僰人已修了“千顷池”^⑧，种植水稻，冶铜技术较为发达。今滇中的江川、通海至石屏一带是西汉的胜休县，在夜郎以西，历来是僰人的聚居区，故称为“僰中”^⑨。王莽为了镇压僰人，把胜休县改为“胜僰县”^⑩。公元1世纪初，僰人首领若豆、孟迁起义，击败了王莽派来的20万大兵，可知滇中直到西汉末年仍是僰人的主要聚居地区。新莽上距汉武帝设益州郡100多年，在这段时间内，历史上没有僰人大量迁入滇中的记载，说明僰人原来就是滇池地区的主要居民。西汉设益州郡后，“靡莫之属”和“滇王”不再见于史册。滇国式微而“滇”之名亦随之消失，滇中地区突然出现了大量反抗新莽的僰人，当不是偶然的。

东汉末到三国时，滇东和滇中地区的主要居民称为叟人。《华阳国志·南中志》“晋宁郡”说：“本益州也，……汉武帝元封二年，叟反，遣将军郭昌讨平之，

①〔汉〕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称邛僰，《司马相如列传》称西僰。

②〔汉〕班固：《汉书·地理志·僰道县》颜师古注引应劭说，并参见《史记·西南夷列传》张守节《正义》及《通典·州郡典六》。

③〔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

④〔后魏〕酈道元：《水经注·江水》。

⑤〔汉〕班固：《汉书·百官公卿表》。

⑥〔唐〕杜佑：《通典》卷187载松外诸蛮丧葬情况：“至于死丧哭泣，棺槨袭敛，无不毕备。三年之内，穿地为坎，殓于舍侧，上作小屋，三年而后，出而葬之。”（《万有文库》本，下同）。松外蛮（白蛮）实行二次葬，与大石墓葬俗相同。南诏后期和大理时期白蛮行火葬，当是受阿叱力佛教的影响。

⑦〔后魏〕酈道元：《水经注·江水》引《地理风俗记》。

⑧〔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791引《永昌郡传》（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宋本，下同）。

⑨〔汉〕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⑩〔汉〕班固：《汉书·地理志》。

因开为郡，治滇池上，号曰益州。”这段记载与《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载“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于是以为益州郡”，所指的时间和地点完全相同。西汉的劳浸、靡莫、滇人，《华阳国志》的作者常璩称之为叟人。原来以僰人为主的滇池地区和朱提郡，这时也称为“叟邑”。而僰人之名也很少见于记载了。从益州郡设立到王莽时 130 多年中，汉王朝派到云南的士兵，多从西北和四川叟人集居地区征发而来。《汉书·王莽传》记载，王莽镇压僰人起义的 20 万士兵，都征发自天水、陇西、广汉、巴蜀等地，都是叟人住地。由此可见，“僰”这一名称的消失，既有民族压迫的政治原因，也与西北叟人大量移入滇中有关。同时，叟又称氏叟^①，与僰称氏僰一样。南中叟人主要分布于滇中、滇东及四川西昌一带，与秦汉时期僰人分布的地区大体相同，说明他们之间有一定的近亲或继承关系。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二说：“古印文有汉叟邑长。……叟邑，汉蜀夷地名。”1936 年在昭通洒鱼河古墓中曾发现“汉叟邑长”铜印。“叟邑长”是叟人中的奴隶主，亦称“叟帅”。三国时号称“叟帅”的一些大奴隶主发动“叛乱”，为诸葛亮所讨平。叟人集中的味县（今曲靖）取代滇池（今晋宁县晋城），成为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两晋南北朝是云南境内民族大迁徙和大融合时期。滇东夷化的汉人大姓和汉化的夷人中的“大姓”、“叟帅”，联合四川同族氐人建立的成汉政权，反对晋王朝的民族压迫政策，遭到晋王朝的残酷镇压，使东汉时经济文化一度颇称发达的滇东北变为丘墟^②。这时居住在那里的大部汉族屯民和已成编户的叟人迁到滇中以至滇西地区，所谓晋民或“人永昌”^③，指的就是此事。在姚安县曾发现公元 278 年晋墓墓砖，可以为证。在这次各族反晋斗争中，夷汉互相结为“遑耶”^④（亲家），汉人进一步融合于叟人，迁至曲靖以西直到洱海东岸的广大平坝地区。从上述情况看来，南中的叟人最初可能是蜀人的落后部分，“汉世谓蜀为叟”^⑤，叟人之名见于东汉末年而盛于西晋。东汉以后，他们和汉化较深的僰人逐渐融合，僰人之名消失而称为叟人。叟人居坝区，从事农耕，有姓氏，如叟帅高定、氏叟齐万年等。南中的叟人成为后来唐代白蛮的组成部分。宋代“大理”的白蛮贵族高氏子孙自称是三国时越嶲“叟帅”高定的后人^⑥。

东晋咸康五年（成汉汉兴二年，公元 339 年），南中大姓霍氏和孟氏火并，同归

①〔晋〕常璩：《华阳国志·大同志》；《晋书·李特载记》（中华书局 1974 年版，下同）。

②〔唐〕房玄龄等：《晋书·王逊传》。

③④〔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

⑤〔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刘焉传·李贤注》。

⑥《姚郡世守高氏源流总派图》。

于尽，蜀汉时期南中“四姓”之一爨氏势力壮大起来。爨氏出于氏叟，史称“爨氏”^①。立于刘宋大明二年（公元448年）的建宁郡同乐县（今陆良）《爨龙颜碑》，把爨氏统治区分为“东西二境”。曲靖以西的西境到北周时称为“西爨”，境内居民多是汉族屯民与叟人的融合体，称为“熟蛮”^②。西爨地区是爨氏贵族的统治中心，《爨龙颜碑》自称“系出于𡗗”，“𡗗”是楚姓，可见爨文化是庄蹻“王滇”后受楚文化影响的滇文化的继续和发展。而见于汉晋记载的滇僰、叟、爨，当是居住在同一地区互相融合的居民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名称。

汉晋时期的“昆明之属”或“昆明诸种”，是云南境内人数最多和分布最广（主要分布于全境山区）的一个民族集团。《华阳国志》把分布于四川、云南境内的居民泛称为“夷人”或“夷种”，而称“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昆”即“昆明”人，他们是“夷人”中人数最多的一个支系，故称为“大种”；又因为他们分布最广，遍及南中各地，所以说“南中曰昆明”^③，举“昆明”以概括与之相近的嵩、邛、笮等同族部落。西汉时分布于金沙江以南、滇池以西“地方可数千里”的“嵩、昆明”人，还处于“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④的原始公社时期。他们多次阻断了汉武帝求通身毒（印度）的商道^⑤。东汉时，刘尚渡泸击“昆明诸种”，追至不韦（今施甸）^⑥。东汉王朝在“昆明”人居住的洱海和保山地区设西部都尉，后改永昌郡^⑦，管理这一带的“昆明”人。史载永昌郡哀牢人中流行着“南中昆明祖（崇拜）之”的“九隆”神话^⑧。哀牢人的族属至今仍有争论，因其酋长名“哀牢”^⑨而称哀牢人。

司马迁“西征”时，只注意到滇池以西的“昆明”人，没有注意到滇池以东的“昆明”人。在“昆明”人分布的地区，往往留下“昆明”这个地名。三国时“丞相亮南征，诸县大相纠合，围（李）恢军于昆明”^⑩，这个“昆明”是在李恢由平夷（今毕节）“案道向建宁（今曲靖）”^⑪路上的滇东地区。诸葛亮“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⑫，“青羌”与交纳赋税的“賁叟”^⑬不同，他们当是住于山区从事游牧的“昆明”人，而与住在坝区从事农耕的僰、叟人处于垂直分布的状态。史载三国时云

①〔梁〕萧子显：《南齐书·州郡志》（中华书局1972年版，下同）。

②〔唐〕魏征：《隋书·梁睿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下同）。

③⑧⑫〔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

④〔汉〕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

⑤〔汉〕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

⑥⑦〔南朝宋〕范晔：《后汉书·西南夷列传》。

⑨〔南朝宋〕范晔：《后汉书·西南夷传》李贤注引《哀牢传》。

⑩⑪〔晋〕陈寿：《三国志·蜀志·李恢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下同）。

⑬〔晋〕陈寿：《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注引《后出师表》。

南有所谓“上方下方夷”^①，“上方夷”是山居的“昆明”人。《禹贡》中的“和夷”，意思是山坡上的民族，直到唐代，云南的乌蛮还称“山坡陀为和”^②。云南郡的“下方夷”当是唐初“洱河白蛮”的前身。西晋以后，朱提郡人大量西迁，滇东遂成为“昆明”人的主要聚居地区，由于在爨氏统治地区东部，后来称为“东爨”，族属上区别于“西爨”。“昆明”人西汉时主要分布于西洱河至保山一带。蜀汉时大量移居至滇中和滇东北，与原来居住在那里的“昆明”人汇合。隋唐时滇东北成为“昆明”人的主要聚居区，形成五代以后的“罗殿国”。“昆明”东迁和“滇爨”西迁是东汉至隋唐时期云南境内民族迁徙的主流。

汉晋时期，活动于叶榆河（礼社江、元江、红河）西南的主要是濮人和越人族群。西汉时今滇西南的桐师（保山地区）与黔西、滇东的夜郎同南越（粤）之间存在着经济上的从属关系^③。在“昆明”部落以西千余里有名为“滇越”的“乘象国”^④，其地在今腾冲及德宏地区。滇越人与后来从永昌和日南（今越南中圻）向东汉王朝进贡的掸人^⑤，都是今傣族的祖先。在保山地区还有同哀牢人交错居住的“闽、越、濮、鸠僚”等^⑥，闽即“闽濮”。后汉明帝时有“哀牢、僇耳、焦侥，……诸种慕义贡献”^⑦。僇耳、焦侥也是濮人。在这一带还侨居着“僇”（缅甸）人和“身毒（印度）氓”^⑧。诸葛亮曾把永昌郡的濮人“数千落”移到云南郡^⑨，他们与当地居民融合而失去了自己的特点。滇东南地区汉代属越人聚居的牂牁郡。蜀汉在原益州郡和牂牁郡连接地带设兴古郡（今文山州、红河州和曲靖地区南部），居住在这里的有以古越人的“鸠僚”（“仡僚”）为主，还有“其置自濮”人的“句町”等部落^⑩。诸葛亮曾把僚人数千迁往汉中^⑪。濮和僚是两个族，史载“建宁郡谈藁县（今路南）有濮、僚，俭丘县（应在今罗平至富源之间）主僚”^⑫，两族虽然交错杂居，但不容混淆。

到了唐宋时期，云南腹地的白蛮和乌蛮通过异源同流和同源异流的不同途径，逐步形成今白族和彝语支的彝、纳西、哈尼等族。边境的濮人和僚（越）人也有了进一步的分化。

①⑥⑧⑨⑩⑫〔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

②〔南朝宋〕欧阳修：《新唐书·南诏传》。

③〔汉〕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

④〔汉〕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

⑤〔南朝宋〕范晔：《后汉书·西南夷列传》。

⑦〔南朝宋〕范晔：《后汉书·明帝记》。

⑪〔晋〕陈寿：《三国志·蜀志·张嶷传》注引《益都郡旧传》。

“西爨”是刘宋以后云南爨氏统治的西部地区，东起今曲靖，西至洱海以东，南达红河。在这一地域内主要居住着与乌蛮相对的白蛮。白蛮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以滇犍、叟、爨为主体而不断融合其他各族（主要是迁入的汉族）人民而形成的一个接受汉族文化较多的集团。所谓“自滇池、夜郎以西，皆曰庄蹻之裔”^①，就是这一情况的反映。洱海地区的“河蛮”及其附近的“松外蛮”等，都是白蛮的一部分，只是在某个时间阶段，这些地区不在爨氏统治的范围内，所以没有列入“西爨”地区。

“东爨”是爨氏统治的东部地区，相当于今昭通地区、贵州西部、曲靖地区，南达滇越边境。在这一区域内主要居住着“昆明”人的许多部落，所谓“昆明十四姓”^②，都是乌蛮。“乌”有黑的意思，彝语称“诺”（亦即古代若水之“若”）。在“东爨”地区的乌蛮，主要有“阿筇路”（今东川）、“阿猛”（今昭通）、“夔山”（今大关、镇雄）、“卢鹿”（今宣威及贵州水西）、“磨弥斂”（今宣威、曲靖）、“暴蛮”（今贵州兴义、普安）等六个部落，加上四川凉山地区的“勿邓”，号称“乌蛮七部落”^③。

洱海周围地带也有许多乌蛮部落，但不在“东爨”的范围之内。乌蛮的大部分是今天彝族的祖先。一部分由于地域分割和社会经济的不同特点，从分化走向定型，发展成为新的不同民族集团。一直住在滇西的“昆明”人，到唐朝初年成为六个乌蛮部落，称为“六诏”。六诏中的“越析诏”（今宾川县）是今纳西族的一个部分。其他五诏是分布在今滇西的彝族先民。原属乌蛮的磨、些二部落，除在凉山附近的（如两林、丰琶、勿邓）仍然留在乌蛮之内、成为今天凉山彝族的一部分外，而自3世纪就住在今四川盐源和金沙江两岸的丽江地区的那部分，发展成为单一的磨些部落，他们就是今天纳西族的先民。“傈僳”这个族名也出现了^④，他们可能是从六诏西北的“施蛮”发展而来。“六诏”之南有“锅锉蛮”^⑤，今新平一带的苦聪人亦名“锅锉”。苦聪人自称“拉祜”，唐代的锅锉蛮即今拉祜族和苦聪人的祖先。居住于今景东、景谷以至红河地区的乌蛮，唐代称为“和蛮”^⑥，宋代称为“和泥”^⑦，是今哈尼族的先民。乌蛮对于开发云南腹地山区生产和发展畜牧业有着重要的贡献。

唐初，今西藏、青海一带的吐蕃奴隶主政权兴起，南下与唐朝争夺洱海地区。吐蕃的重镇铁桥城（今丽江西北的塔城）是云南与西藏间的畜产品交易市场。一批吐蕃人民先后进入滇西北地区，与当地土著融合，他们就是今天迪庆州的藏族。

①②③⑤〔宋〕欧阳修：《新唐书·南蛮传》。

④〔唐〕樊绰：《蛮书·名类第四》。

⑥〔唐〕张九龄：《曲江集》卷十二《敕安南首领爨仁哲书》。

⑦〔明〕宋濂：《元史·地理志》（中华书局1976年版，下同）。